

新民晚报

假冒伪劣猖獗,为社会之痛。“假烟假酒假味精,假医假药假郎中”,物质领域有假冒;“假书假画假古董,假言假文假语录”,精神领域也有伪劣。近年来,网上盛传的一些当代与历代的名人名言,有不少都是假冒。有一则爆红网络的名言:“我敬佩两种人:年轻时,陪男人过苦日子的女人;富裕时,陪女人过好日子的男人。我远离两种人:遇到好事就伸手的人;碰到难处就躲闪的人。”还有我谢绝两种人、我负责两种人、我珍惜两种人,等等。作者署名为莫言。实际上,这是为了变成“名人名言”的伪托。莫言看到后,哭笑不得地接连三次否认,表示“请作者领回自己的‘娃’吧。”

话说“伪名人鸡汤”

江曾培

伪造名人名言,古已有之,不过于今尤烈。现在网上流传的伪名人名言,以“心灵鸡汤”式的文字较多。“鸡汤”的叫法源自美国从1993年到2008年出版的系列畅销书《心灵鸡汤》,大多用简短的故事讲述人生道理,还细分为针对特定人群的鸡汤,比如:母亲鸡汤、囚犯鸡汤、祖父鸡汤、祖母鸡汤、儿童鸡汤,林林总总,销售量很大,其中有200本书被译为超过40种语言,也直接影响推动了我国鸡汤式文字的发展。由于其大众化的口味,励志化的包装,快餐式的文本,能快速轻松地给人以一些“心理滋养”,因而受众不给人,特别是为网民所喜爱。一些段子手之所以将一些自造的或找来的鸡汤式文字,冒称名人名言在网上传播,是为了通过名人效应,博取更多点击和关注,最终将流量转化为对商品或广告的关注度,实现盈利的商业目的。据网络上相关调查显示,鸡汤文大多由专门的微信公号或者APP等转发平台进行分发,注册人员再通过转发此类文章来获取分成。假冒的名人名言,不管它

讲的是什么,本质是一种赤裸裸的文化造假,是对思想和精神的一种污染,是对名人名誉的侵害,是对文化的亵渎。有正气与尊严的社会,是不容与“假”共舞的。有人说,“心灵鸡汤”能给人带来一些“心理滋养”,读读不是很好吗?应当说,“心灵鸡汤”式的文字,有选择的读一些是可以的,但它毕竟是浅薄的零碎的,满足于一鳞半爪、一知半解的阅读,会使人变得“无知而肤浅”,因而不宜成为阅读的主流。何况,那些伪造的名人“心灵鸡汤”,往往变了味,甚或有毒素,更是不能碰它为妙。比如署名为杨绛百岁感言的“鸡汤”:“世界是自己的,与他人毫无关系。”这一“鸡汤”确能让个人主义者得到“心理滋养”,然而,“自己”真的能“与他人毫无关系”吗?多喝这样的“鸡汤”,是会中毒的。如今已经证实,这碗“鸡汤”并非是杨绛先生“烧”的。人的健康成长,固然不排斥喝些好的“鸡汤”,主要则是要吃好精品主粮。



边看边聊

在当前伪鸡汤的泛滥情况下,我们在谨防伪造的名人名言的同时,也还要注意不要为名人所惑,即使是名人说过的话,写过的文,也不一定“句句是真理”。鲁迅写过一篇题为《名人与名言》的文章,他郑重告诫读者的,是“我们应该将‘名人的话’和‘名言’分开来的,名人的话并不都是名言”。这就是说,我们也不要盲目崇拜名人。对名人的话也要分析,不要一见打着名人旗号的话,就不分黑白地加以膜拜,这样会少上一些当。何况,如今假冒的名人名言,其中固然有的是莫言这样的“名人”,不也有些虽有点名气却在学养修养上难以说是“名人”的人吗?按鲁迅的话,“对于他们的专门以外的纵谈,却加以警戒。”对“伪名人鸡汤”,就更要“警戒”了。

开锁

赵翠莲

踏出门槛,顺手一带,门咔嚓关上,随即发现只有我一个立在长廊上,一应身外之物——手机、外套和外套口袋中的钥匙全部关了禁闭。已是晚上8点,办公楼寂静得听得见自己的呼吸;时值二九,一年中最冷的时节。当务之急是寻求帮助。首先找门卫。我一边下楼一边脑子里过着搭设云梯之类天马行空的期冀。无功而返。然后爬疏楼层寻找如我一般的滞留人员,果然找到了一微信好友及其好友。三个脑袋远胜过一个脑袋,经过一番磋商我们达成共识,去附近找开锁师傅。师傅带来全套家伙。他先是用一铁片在锁孔里鼓捣一番,其间铁片反复抽出,添加一些锡条之类的配件,约摸二十分钟还是鼓捣不成。我这厢脑子里尽是些电影中溜门撬锁如入无锁之境之汪洋大盗,开锁利器信手拈来,手到锁开。不得已,我提醒他有猫眼,门没反锁,而且内中有门把手。因为以前我请过一生猛的开锁师傅,人家问明后两个条件后便直接敲掉猫眼,一拐铁穿将进去,快刀斩乱麻,别开了门把手。我家的猫眼至今依然洞开,逢人敲门时常常内外两目对视。这位师傅解释说没带拐棍。不过人家鸟枪换炮,拿出一电动家伙替代手工鼓捣,撬动开关几个回合,锁孔终于有了反应,门打开了。师傅又嘱我试试钥匙,门锁完好如初。结果好便一切好。过程不重要。



夜光杯

什么是西湖?稍微有点历史的城,在老城外东南西北都会有湖,但那不是西湖。有山有水有风景?武汉有东湖,面积是西湖的数倍,有磨山,有绿柳,有碧波,有梅花,有渔船,有一代伟人当年明朝更比西湖强的赞誉,但那不是西湖。

我敢说去过西湖的次数比去过上海任何一个地方的次数都多,白天去过,夜晚去过,夏秋冬去过,但仍然不知道什么是西湖。直至很偶然去年春天在杭州小住,头两天照例像游客一样日上三竿晚起,第三天却清晨五点出宾馆,像一个普通的杭州人那样走入西湖。出门湖对岸就是白堤,早春柳树已染一层淡淡的

绿烟,隔着湖水孤山的梅花却云霞蒸腾,更远处苏堤和群峰浮现在灰色的云雾中。而就在那时,湖畔三五行人随意走过,拎着早点,打着招呼,没有驻足观赏赞叹,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。我和他们一起在岸边等着公交,影子倒映湖水中,湖面飘着非梅非柳淡淡的湖水香。西湖是大天地中一方精致的盆景,更是其中的每个人心中融为一体的天地。

我即将从江南迁去岭南。周三偶去绍兴,返沪车中,本想杭州暂停半日,跟西湖道别,想以后随时相见就很难。但车停时我却微笑坐在窗边,我知道西湖就在心中,我在哪,西湖就在哪。



消逝的传呼

剪纸 彭敏敏

1973年我进解放日报社,夏永烈在摄影组工作。那年七月一日,报社举行庆祝党的生日文艺活动。因为我是文艺部记者,叫我组织落实报社职工的文艺节目,并担任报幕员。摄影组的节目是夏永烈朗诵自己创作的诗歌,演出结束时有一个POSE:双臂向上举起,手掌向外展开,右脚向前跨步,左脚微微踮起。从此,在我印象中:他是个活跃分子。那时,我特别瘦小,他称呼我“小朋友”。老夏和我合作机会较多。我的新闻要配照片就找他,他的摄影要配文字就找我。一次,参加纺织劳模尚桂珍婚礼。新房很小,人很多,拿相机的人也不少。夏永烈坐在地板上,正对着新郎新娘及老厂长。人家拍到两个新人就撤退了,夏永烈还是坐在那儿,老厂长讲话时,提醒新人:“还有一件事——计划生育不能忘!”边说边举起右手食指,夏永烈“咔嚓”按下快门。就是这样,我们的照片比人家好,夜班编辑处理也特别醒目。有一次,我们外出采访,路遇火场。他来不及说什么,赶紧冲进火场,我跟不及,只能在近处登高观察。脚下阵阵热,屋顶油毛毡塌陷。我赶紧撤退,夏永烈还在向里面冲。

老夏原是新民晚报摄影记者,以后还在文汇报、新华社上海分社、上海新闻图片社发稿部和科技出版社工作过,最后又回到晚报。他的摄影作品曾被法国摄影界看中并在那儿展出。老夏的作品我很熟悉,他外出讲课的提纲叫我代为整理。平时,老夏喜欢喝喝小老酒。我家和老夏的家离得不远,他很喜欢到我家,我爸爸是他的“酒友”。他觉得我爸爸形象好,执意要他拍一张好照片。爸爸为此去理发店修饰一下发型,换上我为他做的呢绒中山装。我们家人都视他为老朋友。一次,我带三岁的侄子去文化广场看演出。那是庆祝上海解放三十周年,当市领导走上主席台,老夏也跟着上去拍照,我侄子在下面大喊:“自家老伯伯,自家老伯伯!”我愣了一下,怎么回事?脑筋急转弯,明白了。三岁的小孩子,词汇少,自己认识的伯伯伯,那就是自家老伯伯。这一叫,就叫了四十年。前些年,我还专门派车接上“自家老伯伯”,和我爸爸同喝小老酒,把侄子也叫到一起。

三年前,突然接到老夏的电话,口齿不清,接着呜咽起来。我得知他在敬老院,赶紧去看他。他坐在轮椅上,下肢基本不能动。我给了他一个红包,他哭了。隔段时间,我又去看他,他正在打麻将。他看到我很高兴,并自豪地向麻友们介绍,这是解放日报记者,我的老同事。春节越来越远,我打算找个时间去看他。1月9日,突然看到晚报上的讣告,一下子蒙了。此时,我想起老夏女儿阿妹的一段话:爸爸每天早上总背起鼓鼓囊囊的大包,急急匆匆地说:阿妹,今天来不及了,我走了,家里东西你理一理。阿妹说:你每天都来不及。老夏,怎么走得这么急呢?自家老伯伯,一路走好!

年,几百年间多次重修,规模已大不如前。走进西厢房,墙上有人部尚书王佐、太常卿戴庆祖、御史鲍辉三人的画像,这是他们的后裔前些年来此祭奠时所画。问起那些阵亡的将士,都埋在哪里?有无标识?老者遥指一下远处:“都在这些地方呗!那么多人,埋了就算不错,都好几百年了,哪还有标识?”老者告诉我,土木堡原是一个弓形城堡,南北长五百米,东西百余米。城墙原为土筑砖包,高六七米左右,现只在西、南两边剩几截土墙。星移斗转,城堡成了村落,人口也增至四千多,许多房屋都建在了旧城堡之外。先前从村南经过的大路,1950年代修官厅水库时移至村北成为110国道。村东10公里的怀来古城五分之四没入水中,村西7公里的沙城镇扩建成县城。告别老者,行驶在回京路上,土木堡仍在

火锅悲喜录

阿简

读大一时,有个广东的同学病了,我们作为友好宿舍的舍友去看他。他大概没想到自己竟然如此受重视,忽然恃宠而骄,病恹恹地哼唧了一句:“我想吃涮肉。”半屋子人面面相觑——没人知道他要吃的是个玩意儿,看他眼不睁头不抬地气息奄奄,还以为他烧坏了脑子。经他连说带比画的一解释才明白,是要吃“涮肉”。他初来北方,舌尖上的两个语系间还没有完成交割转换,却已然入乡随俗,懂得把家乡的“打边炉”置换成“涮羊肉”。病成这样还这么馋,而且还馋得这么乖,我们看了也是开眼,当然少不了一通讥笑,班里有好吃会做的“食神”清了清嗓子,神色庄严、权威笃定地告诉他:有火锅是没错,可是,没有这么涮的。他听了,并不觉得自己好笑,而是转头望向窗外,沉吟凄婉地来了一句:“随便刷(涮)点什么都行,我就想看看那锅上的热气——像家里。”满眼的失望和落寞,配上这如泣如诉的句式,铁石心肠的人都要动容了。那是我第一次知道火锅的撩人之处,原来还不在于锅中物,那银白袅袅的雾气本身,就是一个游子最脆弱



火锅悲喜录

的时候,念念不忘的浓厚温暖。有一回跟朋友阿婕吃饭,闲聊时提到这一节。阿婕听了心有戚戚,“点头如捣蒜”。对于单身的阿婕,瑟缩的冬日里,火锅是晚归时最贴心的恩物。一个个盛放着各色食材的瓷碟,围着滋滋轻响的火锅排布阵列一般摆开,在举箸开动的刹那,像一个郑重的仪式。且不说其中的味道是怎样的鲜嫩肥美,单是翻滚的锅底上那腾腾的热气,就让人像受了委屈的孩子得到安抚,打心里熨帖。阿婕骨子里是个讲究人,涮肉本来一向倾向于传统的红铜火锅——正宗而有古意,是一顿美食里华丽厚重的铺陈。只是这样的火锅用起来要有一点技术含量,阿婕又无论如何学不会煮火锅,日子久了,也没觉得它确定就比电火锅涮出来的滋味好到哪里。不像电火锅召之即来、来之能涮,是不摆架子的得力干将。光有理想和格调是不

够的,如果没有遇见的机缘和掌控的本领,还得随遇而安——这一点上,火锅跟姻缘倒有几分相像。说到笼火,我想起以前认识的一个人,就曾经因为使铜火锅请哥们儿欢聚而差点挂掉,原因,便是炭火引起的煤气中毒。几条醉汉相继趴在桌上睡着了,差点一睡不醒——不知是屋里没有注意通风,还是火锅里的炭烧尽了,总之是煤气中毒了,那位仁兄大难不死,向从娘家赶回来的老婆自嘲:以后可不敢脱离组织攒架锅了,万一有个什么不测,在这个领域光荣了,连悼词都不好写。于是发觉火锅的一个过人之处:它似乎是最能顾全人的用餐心境的,十个人八个一个不用觉得吵,一个人独吃也不凄凉——全靠那银白氤氲的水汽,安宁,微热,清润,柔软,是不会缺席、也不会分手的温存。当然最妙的是三五至亲或知己围坐一处,东一片西一片悠闲地涮,有一句没一句散漫地聊——随心所欲的自由,加上矢志不渝的温暖,世上还有比这更周全妥帖、又饱含诱惑的东西吗?

自家老伯伯

乐纓

1973年我进解放日报社,夏永烈在摄影组工作。那年七月一日,报社举行庆祝党的生日文艺活动。因为我是文艺部记者,叫我组织落实报社职工的文艺节目,并担任报幕员。摄影组的节目是夏永烈朗诵自己创作的诗歌,演出结束时有一个POSE:双臂向上举起,手掌向外展开,右脚向前跨步,左脚微微踮起。从此,在我印象中:他是个活跃分子。那时,我特别瘦小,他称呼我“小朋友”。老夏和我合作机会较多。我的新闻要配照片就找他,他的摄影要配文字就找我。一次,参加纺织劳模尚桂珍婚礼。新房很小,人很多,拿相机的人也不少。夏永烈坐在地板上,正对着新郎新娘及老厂长。人家拍到两个新人就撤退了,夏永烈还是坐在那儿,老厂长讲话时,提醒新人:“还有一件事——计划生育不能忘!”边说边举起右手食指,夏永烈“咔嚓”按下快门。就是这样,我们的照片比人家好,夜班编辑处理也特别醒目。有一次,我们外出采访,路遇火场。他来不及说什么,赶紧冲进火场,我跟不及,只能在近处登高观察。脚下阵阵热,屋顶油毛毡塌陷。我赶紧撤退,夏永烈还在向里面冲。

老夏原是新民晚报摄影记者,以后还在文汇报、新华社上海分社、上海新闻图片社发稿部和科技出版社工作过,最后又回到晚报。他的摄影作品曾被法国摄影界看中并在那儿展出。老夏的作品我很熟悉,他外出讲课的提纲叫我代为整理。平时,老夏喜欢喝喝小老酒。我家和老夏的家离得不远,他很喜欢到我家,我爸爸是他的“酒友”。他觉得我爸爸形象好,执意要他拍一张好照片。爸爸为此去理发店修饰一下发型,换上我为他做的呢绒中山装。我们家人都视他为老朋友。一次,我带三岁的侄子去文化广场看演出。那是庆祝上海解放三十周年,当市领导走上主席台,老夏也跟着上去拍照,我侄子在下面大喊:“自家老伯伯,自家老伯伯!”我愣了一下,怎么回事?脑筋急转弯,明白了。三岁的小孩子,词汇少,自己认识的伯伯伯,那就是自家老伯伯。这一叫,就叫了四十年。前些年,我还专门派车接上“自家老伯伯”,和我爸爸同喝小老酒,把侄子也叫到一起。三年前,突然接到老夏的电话,口齿不清,接着呜咽起来。我得知他在敬老院,赶紧去看他。他坐在轮椅上,下肢基本不能动。我给了他一个红包,他哭了。隔段时间,我又去看他,他正在打麻将。他看到我很高兴,并自豪地向麻友们介绍,这是解放日报记者,我的老同事。春节越来越远,我打算找个时间去看他。1月9日,突然看到晚报上的讣告,一下子蒙了。此时,我想起老夏女儿阿妹的一段话:爸爸每天早上总背起鼓鼓囊囊的大包,急急匆匆地说:阿妹,今天来不及了,我走了,家里东西你理一理。阿妹说:你每天都来不及。老夏,怎么走得这么急呢?自家老伯伯,一路走好!

师傅临走又念叨说这把门锁高级,所以费了些周折。其实我也理解。开锁师傅与造锁师傅原本是一对冤家,当开锁师傅摸清了现有的锁“道”,造锁师傅已经推陈出新,研制出新的锁“道”。正所谓道高一尺,魔高一丈。所以,现实中的开锁师傅并不像电影中的江洋大盗一般开锁开得易如反掌。当然,我遇到的快手开锁师傅倒是有一位。多年前的寒假之后返家,一家轮番转动锁匙都没打开家门,无奈只好打电话找开锁公司。开锁师傅问了问是否有钥匙,我忙不迭地回答有(心想着师傅要确认这门的主人,倒是蛮有法律意识)。师傅来到门前,踮了踮门,钥匙一转,门开了。

土木堡在河北省怀来县东,距北京德胜门100公里。明正统十四年(1449)八月十三日,数十万明军在此被蒙古瓦剌军包围,两天后溃败,英宗朱祁镇被俘。史称“土木之变”。“鼓衰兮力尽,矢竭兮弦绝。白刃交兮宝刀折,两军蹙兮生死决。降矣哉!终身夷狄;战矣哉!骨暴砂砾。”五百多年后的今天,站在“明代土木之变遗址”牌坊下环顾四周,已是另一副景象:北边的缓敞之地,青草萋萋,高大的风力发电机缓缓转动;南面是繁忙的110国道,土木村就在路南;东边一幢幢高楼正拔地而起;往西的远处则为人烟稠密的怀来县城。土木村中的显忠祠是当年的唯一遗存。这座狭长的四合院,只有一间坐北朝南的正殿和东西两间厢房。正殿匾额上书“显忠祠”三个大字,楹联为:“故老尚余哀,兵溃不堪论往事;诸公应自慰,君存何必问微躯。”阶前几块明清石碑,字已漫漶难辨。殿内三面白墙,隐约可见墨绘的66位殉难大臣牌位。据管理祠堂的老者说,显忠祠最早修建于土木之变后第二

西湖

范若恩

绿烟,隔着湖水孤山的梅花却云霞蒸腾,更远处苏堤和群峰浮现在灰色的云雾中。而就在那时,湖畔三五行人随意走过,拎着早点,打着招呼,没有驻足观赏赞叹,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。我和他们一起在岸边等着公交,影子倒映湖水中,湖面飘着非梅非柳淡淡的湖水香。西湖是大天地中一方精致的盆景,更是其中的每个人心中融为一体的天地。

我即将从江南迁去岭南。周三偶去绍兴,返沪车中,本想杭州暂停半日,跟西湖道别,想以后随时相见就很难。但车停时我却微笑坐在窗边,我知道西湖就在心中,我在哪,西湖就在哪。

京北有个土木堡

杨斌

南北长五百米,东西百余米。城墙原为土筑砖包,高六七米左右,现只在西、南两边剩几截土墙。星移斗转,城堡成了村落,人口也增至四千多,许多房屋都建在了旧城堡之外。先前从村南经过的大路,1950年代修官厅水库时移至村北成为110国道。村东10公里的怀来古城五分之四没入水中,村西7公里的沙城镇扩建成县城。告别老者,行驶在回京路上,土木堡仍在

旅游